



侯德剑画

千里江山看瑞鹤繁花

——拙著中国画鉴赏系列出版的前前后后

◎潘杨华

2013年,我在齐鲁书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山水画二十讲》,得到许多读者的好评(“当当网”472条评论,好评率98.5%),只是受成本限制,排版较密、彩图较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体验,我一直想有机会修订再版。

2017年,我完成了《中国古代花鸟画二十讲》的写作并寻求出版,发现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很多编辑对我的写作内容给予充分认可,但表示现在出版社普遍采取编辑自负盈亏制,一旦销售不理想,编辑将会自己赔钱,因此“走市场”渠道出版变得困难多了。

我“著书非为稻粱谋”,也无评职称等刚需,因此既不考虑自费,也不打算“包销”。偶然机会,承蒙上海一家著名民营出版机构董事长青睐,看到我山水画一书的后记中提及花鸟画的写作,让编辑来电询问我新作完成情况。经商洽,他们愿意出版花鸟画,修订再版山水画,并于2019年年初和我签订了出版合同。

为此,我一方面反复推敲修改两书文字,收集扫描相关图片;另一方面特别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陈传席教授为我的书写了序言(陈教授序言落款时间2019年5月15日)。可因多方面原因,后来与上海民营机构出版合同终止,我的出版计划被迫“搁浅”。

一晃又过去三年多。2022年年底,承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哈佛大学博士后张志强教授大力推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吴迪副总编看过两部书稿后表示“文笔很好,非常有兴趣出版”,我也表示可以首版零版税,这样出版社能够把成本更多用于装帧设计,力求推出“中国好书”。斟酌后的新书名《千里江山:山水画里的中国》《瑞鹤繁花:花鸟画中的世界》也充满了诗情画意。

顺应年轻一代购物习惯,上海人美通过摩点平台,首次尝试众筹方式,设定了35天2万元的众筹目标,想看看市场反应如何。当时他们心中没底,预期是一个月内能达到众筹目标就算成功。谁料众多网友看到宣传文案、拙著样章后,反应非常火爆,1分17秒2万元即轻松达成,最终众筹到了10.0778万元。

众筹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出版社和本人。为了尽善尽美,出版社几乎不计成本把两本书做成精品。无论是众筹版,还是通贩版,都是大开本大字排版、高清大图加局部(共附彩图379张),改胶装为线装,可180度摊平阅读。另外,众筹书不仅三

面彩色刷边,且封面双彩书衣;不仅采用裸脊包背布加印《落花诗意图》/《双鹤图》,而且在专属环衬加印《九龙图》/《富春山居图》;不仅附赠《五马图》、带唯一编号藏书票,还赠送出版社专属帆布包,豪华版额外赠送了冰箱贴、异形书签。本人也两度赴沪为每一本书签名、钤印。由于众筹书不再加印,所以称得上“此书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懵懵然”。

南通籍西泠印社社员、上海中国书法院篆刻艺术中心副主任姜熊峰先生专门为本人治印用于众筹版图书,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柳正梅女士为内封书名题字,中国画学会创会副会长、著名画家高云先生和江苏美术馆书记、馆长、南通籍著名画家王法先生书写推荐语,再加上陈传席教授的序言,众筹书可谓异彩纷呈,满足了网友期待。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写作内容本身。两本书的出版周期很长,写作准备更长,可以说凝聚了本人30多年的心血和积淀。20世纪90年代,我在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读书时,就一心想考陈传席教授的美术学研究生,为此广泛阅读哲学、美学、艺术、宗教、历史、人文相关书籍,并写信求教和登门拜访陈老师,陈老师亲笔复信表示支持。

可后来阴差阳错,我的考研计划不仅推迟了数年才得以实现,而且美术学变成了法律学,后来从事的工作则是教育管理,与艺术似乎渐行渐远。但我心底始终为艺术鉴赏留有空间,并保持观展、交流、思考的习惯,最终在兴趣和热爱的支配下,实现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夙愿。

“收到了,完美!”“入手超值”“异形书签和冰箱贴太好看了”“品控和内容都做得很好,期待下一个项目”“跟书友说很喜欢,抱怨没有多买些”“很nice的出品,很良心的项目”“期待人物画”……看到评论区网友们的反馈,出版社和我本人一个夏天的忙碌也算值得了!

塞尚说,绘画是与现实平行的一种存在。德国美学家沃林格尔在《抽象与移情》中说,艺术是人类摆脱现实焦虑和恐惧的最重要途径。在我看来,艺术是人心灵的故乡,生命的丰饶与厚重,需要建立在审美的基础之上。如今我又投入《西园雅集:人物画里的风流》的撰写准备之中,我将以社会的期盼为动力,继续努力写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读者的作品来。

忆夫君学工

◎王桂芬

心窗
片羽

眼下又到了天高云淡、秋风送爽的秋天,本是个收获后喜悦的季节,但一股浓浓的忧伤夹杂着切切思念时常涌上我的心头。如果说人的一生中有什么是刻骨铭心的话,生离死别,就是永远难忘的。夫君陈学工离开我们已整整30年,他走时也是一个秋日。他的为人、精神、事迹,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在他七十二周年诞辰之际,我又一次走进他的世界……打开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飘走的云》细细品味,字里行间,映射出夫君刻苦创作、笔耕不辍的身影,看到他的手迹和部分获奖证书,好像又跟夫君走过一段大爱无言、患难真情的风雨岁月,仿佛又回到了金沙“老人民剧场”三楼单位宿舍和金沙北路40号“老广播站”内的集资房,走进了夫君的精神世界……

夫君陈学工出生医生家庭,系新四军后代,自幼爱好文学,作为知青在农村插过队,热爱农民,熟悉农民生活。他用手执笔,精巧构思,细腻描写,作品常有扣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从一年发表几篇到后来一般他每年可在不同刊物发表数十篇、10万字左右。有如此收获,这与他的刻苦勤奋分不开,冬夜写到凌晨冻了搓搓手再写,夏季写稿为了防蚊把脚塞进小水缸……他曾感慨:“隆冬僵手握钝笔,炎暑纸上留汗迹。不怨磨棒功夫深,唯叹学海无边际。”1979年,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成为当时南通县第一个没有高等学历的作家。

在32岁时,他由文艺创作改行从事新闻工作,中央电视台采用南通县电视台的第一条新闻就是他写的。干一行就爱一行,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任劳任怨,在单位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那么多年,他没有过星期天,上班还要提前半个小时。他用罕见的勤奋弥补初中文化水平的缺憾,他没有因无级别、工资低而消沉烦恼,而是更加刻苦学习,努力干好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业余学习,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最终也评到了中级职称。

我们一家三口后来也搬进了集资房新居。生活一天比一天好,那些日子是我此生最幸福的时光。1993年9月17日,是一个令人悲痛欲绝的日子,那一天,他去原五总乡拍摄电视新闻专题时不幸因公殉职,把生命献给了广播电视事业。他的突然离去,使我失去了主心骨,家里没了顶梁柱,我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42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也是事业有成、大显身手的时候。平时,他是一个最小心的人,全国各地他都去过,曾还约定等他60岁时陪我去北京天安门。没想到他去一个乡镇拍摄新闻专题竟成了我们的永别。直到今天我也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曾恨过命运不公、天地无情,把无尽的痛苦和思念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我从1973年与他结婚到1993年与他永别,这20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最感人、最难忘、最长久的书。

英雄无畏慷慨去,丹心映照后来人!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我还会反反复复地回看这20年。这20年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无论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提到他,大家都说:“学工是个好人、好丈夫、好父亲、好同志、好作家,是个朴实无华的人!”正因为他对事业的无比执着,他在文学和新闻创作上也是齐头并进,他写的小说被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刊物发表,编写的广播电视稿件在中央及省市节目评比中获奖十多次,他的名字也被载入《中国文艺家传集》第三部和《中国专家大辞典》第四卷。

他走了,他还在!夫君总在思考的宽大的前额、行走时匆忙有力的脚步,那份追求成功后的喜悦和失意后的坚强,魂牵梦绕般牵动我的思绪。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不重要,但一个人的足迹却能深深烙印在城市之路上,在通州这个美丽的城市里,夫君陈学工用他自己的方式,留下了影像,留下了著作,还留下了大爱,温暖了我人生的暮年。

灯下
漫笔